

中庸輯略二卷

（宋）石塾輯

朱熹刪定

宋刻本。

框高十八·六釐米，寬十

四·二釐米。每半葉七行，行十五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

《中庸》自漢代以來就是《禮記》中的一篇，相傳是戰國時子思的作品。唐孔穎達《禮記正義》曰：「按鄭目錄云：『名曰《中庸》者，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。』庸，用也。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，以昭明聖祖之德。此於《別錄》屬『通論』。」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《中庸傳》二篇，唐顏師古注曰：「今《禮記》中有《中庸》一篇，亦非本《禮經》，蓋子思之作。」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該書提要云：「是書本以闡天人之奧，漢儒以無所附麗，編之《禮記》，實於五禮無所屬，故劉向謂之『通論』，師古以爲非本《禮經》也。」可見《中庸》一書本爲子思所撰，漢朝人不全解其義，未知歸屬，故附於《禮記》之中。

《中庸》一書專以闡明『中庸』之道，提倡修身、事親、知人、知天，以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昆弟、朋友五者爲天下之達道，以智、仁、勇爲天下之達德。於知行關係則提出「或生而知之，或學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」。認為「及其知之，一也」。對於行則提出「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強而行之」。認為「及其成功，一也」。將「誠」確立為「天

之道」，看作世界的本體；將屬於內省功夫的「至誠之道」加以誇張，謂「至誠」能盡人之性，盡物之性，還可贊天地化育，與天地並列為三。宣揚「至誠」可以前知，「至誠」如神。這種神秘主義、唯心主義的天人合一思想，為宋代唯心主義理學提供了理論依據，所以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該書提要稱「迨有宋諸儒研求性道」，始將此書「定為傳心之要」，「而論說亦遂日詳」。宋人石鑿所作的《中庸集解》，便是宋儒闡釋《中庸》義理的集大成之作。

石鑿（一一二八——一一八二），鑿或作墩，字子重，號克齋。浙江台州臨海（今屬浙江）人。南宋高宗紹興十五年（一一四五）進士，歷將作監、太常寺主簿，擢知南康軍。一生警悟不群，究心理學。從朱熹遊，熹稱其論仁之體要甚當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提要謂《中庸輯略》「斷自周子、二程子、張子，而益以呂大臨、謝良佐、游酢、楊時、侯仲良、尹焞之說。初名《集解》，乾道癸巳（乾道九年 二七三）朱子為作序，極稱其謹密詳審。越十有六年，淳熙己酉朱子作《中庸章句》，因重為刪定，更名《輯略》，而仍以《集解》原序冠其首」。這就是說，石氏《中庸集解》最晚在乾道九年已經成書，否則朱熹

不會在此年為之寫序。

此書分為上下兩卷，每半葉七行，每行十五字，行格疏朗，字大如錢，其書品比國子監刻經書八行十六字的款式還要考究。版口上方鐫本版大小字數，下方鐫刻工姓名。下卷末鐫「儒學教授劉惟肖校勘無差」名銜一行，因可推知此書可能刊於某郡學。考石鰲祖籍會稽新昌（今屬浙江），其祖父避庚子亂，徙居台州臨海。石鰲先後歷官郴州桂陽縣主簿、泉州同安縣丞又知常州武進縣事、南劍州尤溪縣事，除知南康軍事，若真是郡學縣庠所刻，當不出上述有關郡縣。但遍檢諸縣史志，均不見有劉惟肖其人。

此本刻工有何彬、馬良、蔡仁、周嵩、張元或、沈宗、賈端仁、顧琪、徐珙等。考何彬、馬良、周嵩、張元或、賈端仁、蔡仁等，他们一道刻過朱熹的《周易本義》。又有周嵩、張元或、蔡仁等，亦曾一起刻過朱熹的《詩集傳》；周嵩、徐珙、沈宗、賈端仁等，皆於寶祐年間（一二五三——一二五八）參與刻過《通鑑紀事本末》；馬良、徐珙、蔡仁等，於紹定年間（一二二八——一二三三）參與刻過《吳郡志》；徐珙、馬良，於嘉定年間（一二一八——一二二四）在杭州參與刻過陸游的《渭南文集》。這批人都是南宋中後期活躍

在杭州一帶的良工，現在又出現在《中庸輯略》上，可以推斷此書之刻大概也在杭州一帶。

此書於北宋諸帝名諱皆不迴避，惟於南宋孝、光、寧宗御名、嫌名諱全行迴避。如第一章第二節「修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」，「人能戒慎恐懼於不睹」，「慎獨這是個持養底氣象也」，「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」，「故君子只在慎獨」，第二十章第六節「博學審問，慎思明辨」等句，其中的「慎」字皆缺末筆。「慎」是南宋孝宗的嫌名，顯然孝宗之諱已行迴避。第三十章「大德敦化，言川流則知敦化者仁之體，言敦化則知川流者智之用」句，「敦」字亦缺末筆，表明南宋光宗的嫌名諱也已迴避。再加細檢，「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」中的「廓」字也缺末筆，表明南宋寧宗的嫌名諱也已在迴避之列。其後南宋諸帝名諱皆不避，可證此書必刻在寧宗一朝。此書的版本可定為「宋寧宗慶元元年至嘉定十七年浙江地區刻本」。此本傳世極罕，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李致忠）

